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四十九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政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皆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管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性理大全第四十八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九卷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

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徙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亦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此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  
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父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  
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自我○九日用之間動止語默比是行  
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  
不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  
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欲  
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  
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  
之藝亶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  
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

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於其不當行當  
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有有  
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  
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其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  
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  
究索其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  
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  
去實路過却懸空妄想便和脚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學問亦無  
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其是如此喫辛苦從漸

倚靠  
如登塔

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  
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  
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  
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  
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  
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  
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  
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  
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  
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

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  
當恁地○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見接物處事  
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  
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  
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湏遠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享格遠  
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然所謂力行者然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  
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  
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李貴  
力行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湏是就上面着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多驚馬多怒

多憂口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湏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湏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工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如

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皆見猶持鏡在

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照只為天理常在身

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

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湏要是今見人意我

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

湏待自見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

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

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

夫曰也只是去箇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已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君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才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徧好甚

處先克

君子不臨事而怨已

五峰胡氏曰自友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友之功自友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程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畫勞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才

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九是已私不是天理者更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其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友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已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繼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

理欲  
交戰  
之機

未之見耳。○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  
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  
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  
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  
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  
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而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  
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  
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也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  
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  
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刻

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真是恁地用功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  
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  
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未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  
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  
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  
行絕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  
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

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上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

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九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趨汗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歎悔之意則反為心害○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驥馬如斡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



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學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  
騎驢負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  
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慮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  
可以脩慝辯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  
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當存敬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  
則庶乎其可耳○問氣質昏家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  
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義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  
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  
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恚地便了不消得常七地放在心下那未  
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

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恚地悔又曰悔子  
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  
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  
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  
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集覽  
騎驢不見驢傳燈錄云余禪有  
二病一是騎驢不見驢二是騎驢

不肯下識得驢子却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  
喚作無事道人又云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不見驢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  
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  
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  
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  
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有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  
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有執已是被入點破  
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  
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也  
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  
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  
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  
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

聖賢  
改過  
遷善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  
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

撓已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  
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  
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人當審已如何不恤浮議志在得議  
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  
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  
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  
困窮之時須致命必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  
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上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為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寒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巳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也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

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當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恭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  
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五峰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  
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  
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  
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  
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工商賈  
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分當  
為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

君子  
貴有  
德

聖賢  
謂心  
法之  
要

職者此固為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

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辯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

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緊要

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

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

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

跳過一重做事時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

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

做得須從十月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

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

事盡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  
○人多是要來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  
一毫私意未盡肯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  
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  
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嘗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  
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集  
覽樂毅用兵云云攻戰二城不下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  
遣樂毅伐齊克七十餘城惟即墨二邑未下或謂之於王曰  
毅之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  
力不能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王大驚乃遣使立  
毅為齊王毅當恐不受齊書以死自誓○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

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  
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是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  
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  
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  
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  
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其事只是講  
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  
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  
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

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其嚴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  
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  
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  
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  
嚴毅處。人最不可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讓下飲  
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  
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曰不得如此說絕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  
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  
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  
話涵養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氣為本如勇決剛果雖

古人

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偽。字常要親細務  
莫令心麓。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蓋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  
合避處集覽瓜田不納履李下不蓋冠詩君子防未然不覓嫌  
人過瓜田不可低頭納履恐人疑是采其瓜也李下不整  
冠謂凡人至李樹下不可舉手整冠恐人疑是折其李也。問程  
子論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  
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  
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實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  
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  
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  
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集覽** 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

三公有所舉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

先去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今規模寬

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

重而為酬酢和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和曰如所以處心持已之

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

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此大者立也。○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耻孟子曰

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

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

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

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

於貧賤級上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

不曾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

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未

事未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後志營已以求之邪其觀

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集覽

呂氏雜志汪信民嘗言曰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然侯聞之舉節嘆賞○困厄有輕重力量有

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

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就成得一箇是

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

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

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

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孝

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

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

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

與我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

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講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

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

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

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勞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

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

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

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

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賸索隱賸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



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  
有至理七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孰後自  
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孰後便自會只是孰只是  
孰○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翰者不能不計度斂約而為之裁  
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  
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  
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  
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  
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  
紜未能有洒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田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更有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  
自守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  
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陳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  
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  
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  
踐其迹念七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  
于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  
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  
貨殖便生計較總計較便是不受命只是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

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絕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

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九聖賢前輩李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

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此

焉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不可信而以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為不

信恥其所當恥謂以李問操履不如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為不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

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

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

心亦無須更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所累事也

魯郊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為於一已貧賤憂戚

不可過為限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

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

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伴有

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

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

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

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

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

人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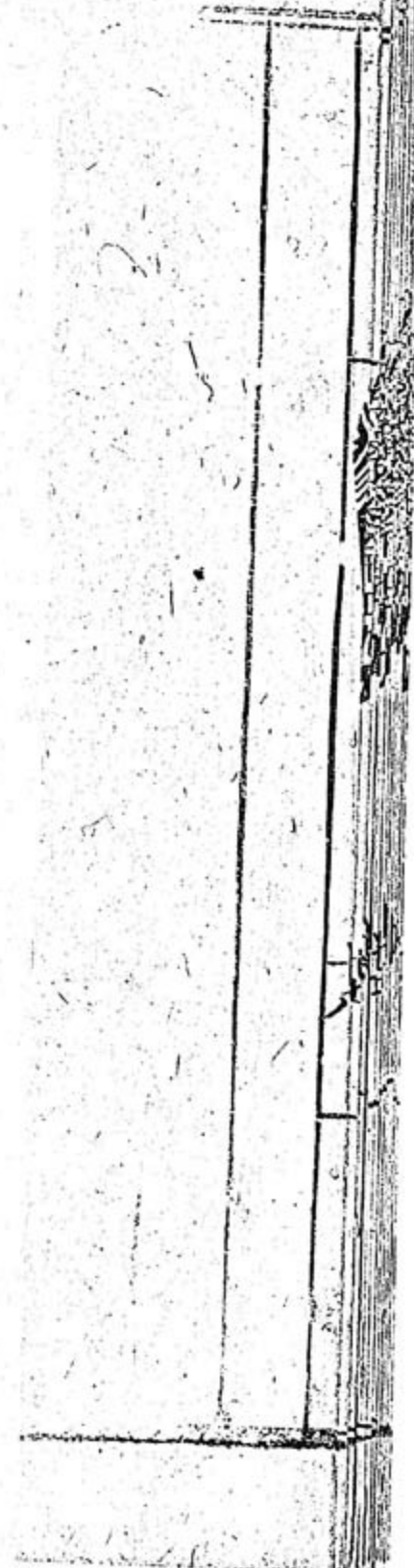
天命  
大公  
至正

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  
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上焉母欲速也循上焉  
母敢惰也非止孝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  
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  
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  
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  
待人須要又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故毀譽  
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  
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

得譽  
則無  
所可  
毀

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  
難處者無實而得各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  
已天無實而得各者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九終



所  
圖  
書